

第 一 部

国民党二级上将陈仪：
“我以我血荐轩辕”

1. 台湾就义

1950年6月18日。台湾马场町刑场。

天色方曙，星光依稀。刑场周围戒备森严，气氛紧张而愁惨。

一个车队从远处驶进了刑场。大小车辆戛然停下后，从一辆吉普车上走下一位气宇轩昂、身躯微胖的老人。他身着西装，神态自若，凛然地对行刑人员说：“向我头部开枪！”

说毕，他健步而行，义无反顾，仿佛不是去赴死，而是去英勇地履行一项神圣的使命。他边走边说：“人死，精神不死；人死，精神不死！”

旷野中传来两声凄厉的枪声，划破了即将破晓的长夜。老人猝然倒地，鲜血汨汨地从左胸流出。他躺在地上，双眼闭合，口微张，面部表情安详而凝重……

这位老人是谁？他就是赫赫有名的国民党二级上将、曾经担任过一系列军政要职、蒋介石也要对他刮目相看的国民党元老陈仪。

在他死前三年，即1947年初，他在台湾担任军政第一把手——台湾省行政长官兼台湾警备总司令时，曾经写过一首七言绝句，赠给他的外甥、时在台湾省台南县曾文区马头镇当区长的清华大学研究生丁名楠。诗曰：

事业平生悲剧多，
循环历史究如何？

痴心爱国浑忘老，
爱到痴心即是魔。

在这首无题诗中，年过六旬的陈仪，在革命潮流汹涌而来的时候，怀着苍凉的心情，慨叹自己一生的事业充满悲剧，迷茫之中又想弄清循环历史的真谛；即使到了花甲之年，他仍怀着强烈的爱国之心，甚至爱到了忘记年老以至于“入魔”的境地。今天我们来读这首诗，仍然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这位国民党爱国将领慷慨壮烈的情怀。

陈仪这个名字，对今天的青年人来说，是相当陌生的。但上了年纪的大多数人都还记得，从 20 年代、30 年代、直至 40 年代，在长达 30 多年的民国史上，陈仪算得上是一个风云人物。他早在北伐时期就是师长、军长，后来成了国民党中央声名显赫的二级上将。他受命担任过福建、台湾、浙江三省的封疆大吏，先后长达 10 余年。从 1935 年起，他被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，是国民党政府中屈指可数的军政大员。

但是这样一位国民党高层人士，却从 1948 年下半年开始，秘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团结、争取和策动，毅然转向人民。淮海战役后，他效法傅作义将军和平解放北平的榜样，暗中准备在京沪杭地区和平起义，迎接人民解放军渡江，使江南人民免遭战火，为国家保存一点元气。

殊不料“几事不密则害成”，《周易》中的这句话，竟应验到了陈仪身上。他秘密谋划的这件机密大事，被最亲密的人所出卖，最后被蒋介石以“通匪”的罪名予以枪杀。

出卖陈仪的不是别人，恰恰是他一手提携、情同父子侄、和他有着 30 多年深交的国民党上将汤恩伯。于是，在中国现代史上，演出了一幕惊险曲折而又悲壮的人间活剧。

那么，陈仪一生到底是什么情况？他和蒋介石有哪些恩怨

怨？他做了一辈子国民党的大官，晚年为什么来个 180 度的大转弯，毅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策反？他是怎样秘密地准备在京沪杭地区高举义旗、迎接解放军渡江的？他为什么竟敢斗胆写信给汤恩伯进行策反？在特务密布的险恶环境中，中共地下工作人员怎样冒着生命危险对陈、汤开展争取工作？他们怎样躲过了军统特务的追捕？陈仪致汤恩伯的亲笔信怎样落入蒋介石之手？汤恩伯为什么要出卖陈仪？……这一连串的问题，40 多年来众说纷纭，扑朔迷离，莫衷一是。

下面，笔者将以鲜为人知的史料和调查采访所得，对现代史上这个重大事件的方方面面，予以翔实的披露，其中有的还是第一次公诸于世，俾使读者对隐藏在历史深处的内幕有所了解。

2. 临危受命

1948年3月。上海。

悠悠流转的岁月，毫不理会人世间的沧桑，把融融春天又送回了大地。虹口公园里桃李争妍，繁花似锦，一派醉人的春色。住在附近多伦路志安坊 35 号的陈仪，有时也到公园里散散步，散散心，领略着平民百姓的生活情趣。

陈仪，曾名陈毅，字公侠，又改公洽，浙江绍兴东浦人。在国民党政府中，他曾长期身居重要位置。可惜官运多舛，1947 年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的烈火，将他从台湾省行政长官兼台湾警备总司令的宝座上撵了下来。他引咎辞职，黯然离台，回到上海家中赋闲。

一天，南京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突然给陈仪来电，说蒋委员长要召见他，叫他速往南京一行。

乍暖还寒时节 最难将息。陈仪近日正患感冒 心情也欠好 他吃不准蒋介石召见他是为了何事，反正自己已无意于功名，于是去电陈述病情，予以婉辞。

当时国民党政权正准备召开“行宪国大”，蒋介石忙于“竞选”“中华民国总统”。他在一次会上当仁不让地说：“我是国民党员 以身许国，不计生死……我不当总统，谁当总统？！”与此同时 蒋介石对前方的军事，后方的人事，都作了精心部署。他认为湖南和浙江两省战略位置重要 前者北通武汉 后者北邻南京、上海 两省都要由军界资格老的人去掌管。尤其浙江是他的家乡，是他列祖列宗坟墓所在之地。可是现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沈鸿烈不久前递了辞呈，已执意不干。蒋介石挑来挑去 再三权衡利弊 终于决定起用陈仪。于是他要吴鼎昌再次去电，令陈仪尽速来南京。陈仪接到催促电后，无可奈何，因电文中也未点明有何要事，只得心存疑问，勉力支撑着抱病之身，于 4 月初的一天登上了京（南京）沪快车。

陈仪到南京的第二天，蒋介石就在黄埔路官邸召见了她，并设午宴为她接风洗尘。

据说，当年蒋介石这座官邸，是一幢颇有特色的二层楼房，建筑精致，铺陈豪华，设计更是别具匠心。每个房间都有二道以上房门 房套房 门连门 有点像《水浒传》里描绘的盘陀路。主人熟门熟路 生人不知就里 进去了就会不知所以。楼下的每个房间 都有一扇门直通院落。这样设计，好处之一是可以防备刺客，也可以掩饰某种“隐私”。当年蒋介石在此安身 其心态可以想见。

庭院深深 院子里松柏常青 杂花生树 环境非常幽静。小轿车沿着宽阔的柏油路直驶而入，在楼前徐徐停下。侍从副官快步上前，替陈仪拉开车门。宋美龄、陈立夫等人站在门口热情相迎。

何以对陈仪这般礼遇？

陈仪生于 1883 年 5 月 3 日 比 1887 年 10 月 30 日出生的蒋介石 年长四岁有半。陈仪于 1902 年赴日本留学，孙中山在日本倡

导革命 陈仪是光复会会员 和徐锡麟、秋瑾等相熟。1905 年光复会和华兴会合并成立同盟会。蒋介石加入同盟会的时间是 1908 年，比陈仪晚了好几年。陈仪在日本士官学校第五期炮兵科学习，蒋介石也是士官学校的炮科生，但比陈仪晚了五期。这一切，用今天的话来说 陈仪当之无愧是个“老资格”算得上是“党国元老”，所以蒋介石对他格外尊重，有时称陈仪为老师，以师礼相待。

蒋介石待人 通常威严十足，凛不可犯，一副“君临天下”的架势。今天可一反常态 见陈仪走进客厅 就笑容可掬地迎上前去 主动伸出手来，和陈仪热情地握手，客气地请陈入座。

经过一番寒暄，蒋介石开了腔：

“公洽兄 今天请你来 是想和你商量一件事。浙江是你我的桑梓 沈主席（沈鸿烈）已经递了辞呈，一再挽留无效。你在军政界威高望重，过去又主持过浙江省政，我想请你出来再度主浙，不知公洽兄意下如何？”

对这件事，陈仪到南京后虽有耳闻，但今天听蒋介石亲口说出，还是感受到了强烈的震动。对这样一件大事，可得好好地想一想。

几十年来，在宦海几度沉浮，当时的陈仪已是心灰意冷，不愿再涉足官场。眼下蒋介石亲口以浙江省政府主席的要职相嘱，陈仪并无受宠若惊之感。他停了一下，推托说：

“委座 陈某今年六十有五 应该是告老还乡赋闲的年龄了 加之疾病缠身，体力衰弱，不胜繁剧，实难当此重任，请委座另选贤能。”

蒋介石微微一笑，装出十分关切的样子说：“公洽兄年事已高，理应安享晚年儿孙绕膝之福。只是现在党国有望于兄，浙事维艰，还得请公洽兄临危受命 勉为其难。”

陈仪经过深思熟虑，感到与其贻误于将来，不如慎之于事先，因而不愿接受这个任命，于是又找出“理由”解释说：

“陈某年已老迈 按浙江情况 可否选一壮年 省政当会大有起色。黄埔一期的李良荣，我在福建主持省政和绥靖公署时，他任八十师师长 此人年轻有为 无论军事、政治 都很有才干 是主持浙江省政较为合适的人选，可否请委座予以考虑？”

蒋介石点点头 说：“李良荣忠于党国 卓有战功 才德俱佳 他的任职问题将另作安排。（是年 9 月 15 日李良荣出任福建省政府主席）

接着，蒋介石继续往下说：“浙江情况日益紧张，共匪在浙南，在浙东四明山区，在浙西天目山区，盘踞日久，四处滋扰，十分猖獗 后方很不安宁。故此 十分需要像你这样老成持重的人 前往通盘筹划。希望公洽兄勿再推辞！”

这时，坐在一旁的宋美龄和陈立夫，对陈仪也好言好语，劝他接受蒋介石的任命。宋美龄眉开眼笑，为蒋介石帮腔，对陈仪说：“万望公洽先生看在老朋友份上 助一臂之力 共渡难关。”

陈立夫和他哥哥陈果夫，是 C. C. 的头目（C. C. 是中央俱乐部和二陈的英文缩写）二陈老家在浙江吴兴（今湖州）和陈仪是浙江同乡。不过 二陈却不大讲“老乡情谊”台湾二二八事件后 二陈就落井下石 主张“追究责任”要蒋介石查办陈仪。现在 陈立夫却一反常态 对陈仪予以恭维 这使秉性耿直、不善逢迎的陈仪 心里泛起厌恶之情。

“委座！陈仪借此机会 向蒋介石进言说：“我在台湾述职 罪责没有消除 羞见故乡父老。况且 浙江地方势力盘根错节 中央大员不少人家在浙江，我陈某为人耿直，得罪了哪一方都不好办，如果捅了漏子 更有负委座厚望 此事陈仪实难应命！”

蒋介石是个聪明人，当然懂得陈仪的弦外之音。他摆摆手，微微一笑 再一次劝陈仪说：“正因为浙江情况复杂 更需要像你公洽兄这样有威望，有经验，有魄力的人，才能服众，才能压得住台呀！至于台湾的事，不必提了。中央如不把驻台的部队调走，何致发生

暴动？这责任不能推到你一人身上。目前的问题，比台湾更重要、更危急了，不得不借重你。希望你从公谊、私交两方面想一想，慨然答应下来！”

当时，争着想当浙江省政府主席的人，大有人在。如当过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蒋鼎文，C. C. 的陈肇英（原国民党福建省党部主任委员），甚至号称“西北王”的胡宗南，都想过一过“封疆大吏”的瘾，明争暗斗，角逐浙江省主席一职。还有一些带兵官，也心存觊觎。不过蒋介石感到自己所倚重的一些将领，似乎都不能当此重任。再三斟酌，认为还是用“家长制”的办法，起用“党国元老”，让老资格去看家。于是他决定起用程潜为湖南省政府主席，来个“湘人治湘”。至于浙江，在蒋介石看来，“浙人治浙”实在要数陈仪最为合适的了。

主意已定，尽管陈仪再三恳辞，蒋介石仍执意相劝，毫无收回成命之意。午宴之中，觥筹交错，互相敬酒，陈仪只得表示回上海考虑后，再行复命。

3. 心腹智囊

陈仪从南京回到上海后，顾不得旅途劳顿，立即请来沈仲九、胡允恭等心腹“智囊”磋商。

长期担任军政要职，陈仪左右聚集了一批谋臣策士，即所谓“绍兴师爷”式的人物。他们的政治倾向各异，有三民主义的信徒，有国家主义派人士，有无政府主义者，也有甚负盛名的文人学者（如郁达夫、黎烈文）真所谓名流荟萃，群贤毕集。他们集结在陈仪周围，为他当“参谋”，出谋划策，运筹帷幄。这其中有一位名叫沈铭训的人，字仲九，颇有影响，是 C. C. 特别注意的人物，以致陈立夫

在送别陈仪时 还特地叮嘱说：“公洽兄这次主浙 沈仲九先生就不要带去了。”

但陈仪并不完全理会陈立夫的话。他虽然无法越过国民党行政院而委沈以正式职务，却不能不听听沈仲九对他要否主浙的看法。

沈仲九仔细地聆听了陈仪叙说的南京之行的情况后，十分肯定地说：“姊夫，蒋介石要你当浙江省主席，不管他的出发点是什么，这样一来于你十分有利。我看你应该慨然应允，尽快赴任。”

沈仲九是陈仪原配夫人沈蕙的堂弟，故对陈仪以姊夫相称。他是绍兴东浦人，和陈仪是小同乡。加之沈早年留学日本和德国，在日本时常和陈仪往来。这同乡、同学、亲戚三层关系，使得陈仪对他视为最知心的朋友和助手，言听计从，常委以重任。陈仪任福建省政府主席时，重要言论和来往书札，多数出于沈仲九的手笔。不少专员、县长及各厅局的科长，为沈所引荐和培训，全省的学校教育和文化事业等，也都由沈幕后主持，俨然是陈仪的一个“代理人”。

一副学者派头的沈仲九，潇洒倜傥，聪颖过人，是五四时期小有名气的作家。早年他在上海大学读书，毕业后留校任教，教的是《中国哲学史》。可是对于中国的儒学或老、庄 沈仲九并不心向往之，他信仰的是西方的无政府主义，而且一度是上海无政府主义者的小领袖。他和蒲鲁东、巴枯宁、克鲁泡特金等人一样，认为“一切权力是屠杀人类智慧和心灵的罪恶”。他蔑视权贵，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心存不满。他担任过上海立达学院院长、上海劳动大学代校长等职，颇有声望。他到湖南教过书，和进步人士程星龄交情甚厚，和著名作家巴金也有交谊。一次，蒋介石在重庆曾家岩官邸召见他，事后他耸耸肩，轻蔑地说：“不过 15 分钟，如此而已，有什么可说的。”由于他的言论激进，不时触犯当局，国民党福建省党部（中统）一再声言：“沈仲九是潜伏在陈仪身边的共产党。”

其实，沈仲九从来就不是共产党，他仅仅是同情马克思主义、

仰慕中国共产党的进步人士。而经他引荐给陈仪的人员中，倒是有一位真正的中共地下党员，他姓胡，名允恭，曾名邦宪，又名胡克波、胡萍舟、胡芸森。

1987年有家刊物登载过一篇文章，作者自称与胡允恭“有共事之缘”。他描绘了胡允恭在台湾时的一些情况，说胡允恭“身材魁梧”，挂名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宣传委员会委员，一人独住信义路日式官舍，满架图书，除办公外很少露面交际”，间有陌生人访晤，均尽量闭室轻语”，“喜与青年人接近，言谈间对中国国民党不表好感”，如此等等，给胡允恭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。

胡允恭是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。1926年参加北伐，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五团政治指导员，同年底任第三十五军代理政治部主任。蒋介石叛变革命后，他在上海、山东等地从事地下工作，曾任中共中央军委驻烟台军事特派员、济南市委书记、山东省委书记等重要职务。1932年，他被王明“左”倾路线排挤出党。沈仲九在上海大学教书时，胡允恭曾是沈的学生。1936年冬，经沈仲九引荐，胡允恭到了福建，经陈仪同意，留在干训团任教，后来又出任过明溪县、福安县的县长。这时，胡允恭已和党组织秘密恢复联系，出任县长就是经过党组织批准的。陈仪出任台湾行政长官，邀请胡允恭同往，经中共闽浙赣区党委社会部负责人孟起批准，胡也到了台湾，并掩护孟起在台湾开展地下工作。在此以前，胡允恭已由曾镜冰批准恢复了党籍。

陈仪从台湾回沪后，胡亦随后到上海，住在志安坊35号陈寓附近。两人彼此常在一起议论时局。

一天，陈仪看到一本《文萃》杂志，上面登有《台湾真相》一文。陈仪看了后十分激动，问胡允恭说：“这篇文章你看过没有？”

当时的《文萃》是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办的刊物，主编是历史学家黎澍。此文是黎澍约胡允恭化名撰写的。但胡不便在陈仪面前表明自己的中共党员身份，故意岔开话题，淡淡地说：“没有注意。”

陈仪不胜感慨地说：“文章说我陈某昏庸 用人不当 发现吏治不规 又顾全面子 不敢声张 致使台湾人民深受其苦 真是一针见血。文章又说造成二二八事变的根本原因是国民党特务视台湾人民为匪，一味欺压，事变后又派军队到台湾，屠杀了几万台湾同胞，这个罪责应由国民党当局承担。共产党真是英明，有是有非，责任分明。国民党和老蒋无是无非，明明自己下令屠杀台湾人民，犯下了滔天罪恶，反把一双血手向别人脸上涂擦。老蒋要我陈某代他受过 当他的替罪羊 如此不讲情理 岂不让人心寒？！倒是共产党明察秋毫 是非分明 为我陈某讲了公道话。”

说到这里，陈仪不禁又想起了不久前发生的一件事。

去年春天，胡允恭刚从台湾来到上海。他前脚刚到，台湾警备司令部就给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发来一份密电，大意是：“胡邦宪为共匪首要分子 鼓动台湾暴动 现潜逃去沪 请缉捕归案。”电报末尾署名是“台湾警备总司令陈仪。”胡允恭从秘密渠道获悉这一情况后 即把此事告诉了陈仪，陈仪一听甚为恼怒，他压根儿就没有发过这样的电报。再一看发报日期 是陈仪辞职离台前两天。行色匆匆 千头万绪，哪能顾得上发这样的电报？陈仪气愤地说：“难怪台湾闹得天翻地覆，原来我身边竟没有一个可信的人，他们背着我不知在搞些什么鬼名堂？！如果你是共产党 要抓你 我为什么自己不抓，反而发电报到上海，叫别人来抓呢？这明明是有人在假我名义行事 背后跟我捣蛋嘛！”

说毕，陈仪立即提起笔来，给宣铁吾写了一个条子：

铁吾兄：

胡邦宪系我旧部，为人谨慎，向无不轨行为。近闻有
传讯案件，务希即时查明注销，以免牵累好人，为荷！

陈仪手启 ×月×日

看在“党国元老”的大面子上，宣铁吾撤销了这个案子。

后来 陈仪不止一次地问胡允恭：“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？”

党内严格的组织纪律，使胡允恭守口如瓶。每逢陈仪问及此事，他总是顾左右而言他，巧妙地转移了话题。

这一次，当陈仪就是否主浙征询胡允恭的意见时，胡允恭的答复十分明确而肯定 他说：“公洽先生 老蒋既然如此器重你 你一再推辞 他仍不肯收回成命 在此情况下 如再固辞不就 不仅于事无益，反而会引起老蒋的猜忌，把关系搞僵。先生爱国家，爱人民，依目前时局 如能出山主持浙政 不论对国家 对人民 都会大有裨益的。”

原先，陈仪之所以心灰意冷，不愿出任浙江省主席，是有他的考虑的。他认为 当时的蒋介石政权 无论是政治、经济、军事 都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，即使美援源源不断，也只能支持一年光景或稍长一点时间。有人提出像南北朝那样，国共划江而治，在建设上从事竞赛。陈仪认为即便如此，蒋介石政府也担当不起这种任务，何况蒋刚愎自用，听不进任何反对意见，不到黄河心不死，是不肯轻易承认失败的。正因为如此，陈仪下决心再不到南京政府去担任任何职务。

一天，陈仪的老部下周一鹗来访。周劝他利用自己的威信，设法掌握一部分权力，俟机会到来时可以舒展救国救民的素志。陈仪听了 默然不语 若有所思。后来陈仪又反问了一句：“是不是置身事外就能单枪匹马发生作用呢？”

现在，蒋介石要他再度主浙，陈仪又面临着单枪匹马去力挽狂澜的境地，他要不要接受这一很难有所作为的任命呢？

这就是陈仪迟迟不愿接受主浙任命的原因所在。

经过心腹“智囊”沈仲九和胡允恭的力劝，陈仪原先的决心发生了动摇，开始改变不接受蒋介石任命的初衷。但他感到很有必要再听一听另一个亲近人物的意见，以便最后下定决心。此人不是别

人，而是本书前后反复涉及的一个重要人物——汤恩伯。

4. 醉翁之意

4 月上旬的一天，在上海多伦路志安坊 35 号陈仪寓所应邀前来的汤恩伯和陈仪关起门来，作了竟夕长谈。

汤恩伯是个黑头大汉，生得魁梧强壮。他历来不修边幅，不讲仪表，常常是一只裤脚包着鞋跟，一只裤脚卷上膝盖，活像个乡巴佬。其时，他和陈仪一样在家赋闲。

陈仪向汤恩伯详细介绍了南京之行的经过。

汤恩伯听说陈仪不愿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，很不以为然。他一拍大腿说：“恩师既然老头子要你出山，我意千万千万不要推辞，赶快答应下来，走马上任。”

汤恩伯生于 1899 年 9 月 20 日，比陈仪小 16 岁。他尊称陈仪为“恩师”，不光是因为年龄关系，更重要的是陈仪有恩于他。

陈仪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浙江后，于民国二年就任浙江都督府军政司司长，并兼任陆军小学校长。学校的任务是培养初级军官。一天，他忽然接到由小饭店寄来的一封信，拆开一看，是一位素不相识的署名叫汤克勤的小学毕业生所写。汤自称是武义人，家道中落，不能升学，特地赶来杭州报考陆军小学。谁料陆小已经开学，旅费用光，困在旅店，毫无生路。想求见大人（陈仪）又不敢贸然前来，故函求大人赐见，云云。陈仪动了恻隐之心，即派人将汤克勤找来。汤一进办公室，便跪下叩头，声泪俱下。陈仪叫他站起来说话，他却不肯起来。陈仪赠他大洋五元作回家路费，汤不肯收，一再要求批准他入校读书。陈仪打量此人，看他年纪虽轻，却生得体格健壮，即同意收为旁听生。同年 5 月，袁世凯政府电令浙江陆军小学

挑选四名学生送北京，准备派赴日本留学。陈仪选派的四人中就有汤克勤。后来 汤克勤在日本经济拮据 回国活动 找到金华大同乡永康人吕公望。吕当时任北京将军府都督，是个闲职，勉强替汤写一介绍信，叫汤去求见当时担任浙江陆军一师师长的陈仪。陈仪本和汤相识，又碍于好友吕公望的情面，遂再次慷慨解囊，每月资助 50 元供汤回日本继续求学。汤克勤为此感激涕零，跪拜于地，说：“生我者父母 知我者陈公也 学生愿拜你为恩师 生死与共。”后来 汤克勤将自己的名字改为“恩伯”以示永远铭记陈仪的大恩大德。

后来陈仪常对人说，自己担任浙江军政司长和陆军小学校长，没有什么成绩可言，唯有无意中收了一个学生汤恩伯，总算对国家有了贡献。

现在，汤恩伯极力劝陈仪出山，陈仪也想进一步听听他的意见，于是示意汤恩伯继续往下说。

汤恩伯侃侃而谈：“恩师去年在台湾栽了跟头，和我一样被撤了职。如能出任浙江省主席，岂不可以借此恢复名誉？！此其一。”

陈仪感到汤恩伯说得在理，点头表示同意。

“其二，”汤恩伯继续说：“老师东山再起 到浙江就任主席 手里就有了地盘。浙江东濒大海 北临京（南京）沪 南连闽赣 西接苏皖，兼有山海之利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。当今时局，国共两党逐鹿，不知鹿死谁手？共军对东北、华北、中原是志在必得。东南半壁是老头子的命根子。老师据有两浙之地 进可攻 退可守，一旦时局有变 岂不能作纵横之用？”

陈仪听至此 双手一摊 发出一声苦笑 无可奈何地说：“难道你不知道浙江是 C. C. 的老巢？浙江上下自成一统，从省党部到县党部 哪里没有二陈（陈果夫、陈立夫）的心腹 张强（省党部主委）罗霞天这号人 是那么好对付的 我去了 手脚被人家捆住 哪能有所作为？”

汤恩伯似乎没有理会陈仪的话，顺着自己的思路，有板有眼地往下说：“中国自古以来有句名言：‘有军就有权，有枪就是王’。1926年你当浙江省省长时，不是仍兼着第一师的师长吗？眼下，老头子要你主浙，难道你不可以向他提出条件，要他把衢州绥靖公署主任一职也交给你兼任？”

这果然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建议，使陈仪沉思起来。往事历历，使人难以忘怀。陈仪不禁想起了 20 多年前的旧事。

陈仪带过兵，打过仗。他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，又是日本陆军大学第一期毕业生。这奠定了他在中国军界的地位。早在 1924 年，他就担任浙江第一师师长，从此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。1925 年北方军阀混战，陈仪奉孙传芳之命，亲率第一师的两个步兵团及炮兵营、工兵营、骑兵连等从浙江挥师北上。津浦路一战大败奉系杨宇霆部。夹沟、固镇之役又击退了张宗昌。尔后胜利之师浩浩荡荡开进素称四战之地的徐州。陈仪因此被擢升为五省联军徐州总司令。孙传芳还将第二十四混成旅也划归陈仪统辖。陈仪屯兵徐州控制着津浦、陇海两条大动脉的枢纽和苏、鲁、豫、皖四省通衢。这是陈仪军旅生涯中最叱咤风云的一段历史。

1935 年 11 月 23 日，陈仪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，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。1937 年 9 月 2 日陈仪任福建省政府主席兼福州绥靖公署主任时，又被晋升为陆军中将加上将衔。1945 年 5 月 21 日，陈仪又被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。1947 年 2 月 21 日他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兼台湾警备总司令时被晋升为二级上将。国民党政府在大陆时只有一名特级上将，即蒋介石；10 名一级上将（阎锡山、冯玉祥、张学良、何应钦、李宗仁、朱培德、唐生智、陈济棠、陈绍宽、陈诚）；30 名二级上将（如白崇禧、程潜、龙云、傅作义、顾祝同等，陈仪亦为其中之一。这足以说明他在国民党军界中地位之显要。而现在，陈仪手下兵无一个，枪无一支，是个地地道道的“光杆司令”。要去浙江主政，靠什么维持地方治

安？将来一旦需要，又拿什么作纵横之用？这使陈仪犯了难，免不了抓抓头皮，踱起了方步。

汤恩伯不愧是带过四五十万部队的将领，他胸有成竹，十分自信地说：“浙江地方部队很少，只有几个保安团，我有办法可以掌握、调遣。但这点兵力成不了什么气候。衢州绥靖公署按编制来说，下辖第七十五师，师下面还有两个旅，即第六旅和第十六旅，此外还有第六十二旅、第一〇二旅，部队虽不算多，但可逐步扩充。总之手里有了部队，干什么事都兜得转。老师，你可以先答应老头子的任命，就任浙江省主席，然后陈述情况，要他委你兼任衢州绥靖公署主任，就像你在福建、台湾那样，集军政大权于一身，这样你就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番了。”

陈仪打断了汤恩伯的话，插言道：“听说老头子准备把衢州绥靖公署主任一职，交给铭三（蒋鼎文字铭三）。铭三也在多方活动，想获取这个职位。我历来是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。老头子却和我不一样，他是用人多疑，总是对人不放心。目下时局动荡，老头子会放心让我兼任衢州绥署主任，把军权也交给我吗？”

汤恩伯马上接口说：“蒋铭三是败军之将，腐化无能，名声很臭，又和你素有积隙。一山容不得二虎，当年你在福建主政，铭三当绥署主任，就搞不到一起，你看不顺眼，时常当面斥责他。如果你主政浙江，岂能让他染指衢州绥署，处处给你掣肘？这是万万不行的！”

陈仪在室内来回踱步，陷入了沉思。良久，他走到汤恩伯身旁，以征询意见的口气说：“如我就任浙省主席，势必公务繁忙。如再身兼二职，往往是有名无实。我在台湾就吃了这个大亏，名义上兼了个台湾和澎湖列岛的警备总司令，实际上只忙于应付行政长官公署的事。而且用错了人，把警备司令部的事委托给了参谋长柯远芬，把台湾警务处长的大权交给了胡福相，这两个人对我阳奉阴违，弄得军、警、宪、特横行不法。各派各系都奉行上司的指示，对我

毫不买账。不肖之徒滋扰社会，鱼肉乡里，甚至私自侵吞海军运输舰，我也被蒙在鼓里。二二八事件后大批部队开到，根本不听我的命令。看来军权旁落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考虑，这衢州绥靖公署主任一职，你出来担任如何？”

在国民党军政界中，流传着对汤恩伯的一个评价，说他“有政治野心，无政治头脑”。其实这话大谬不然。汤恩伯为人阴险狡诈，很会玩手腕。他城府很深，却常常装出一副“大智若愚”的假象，以欺世盗名。他今天向陈仪慷慨陈言，表面上是劝陈仪东山再起，挑起浙江军政两副担子，骨子里却是“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乎山水之间也”，他内心的真正想法是自己很想出任衢州绥署主任，不过又不能直言不讳地表示出来。现在陈仪主动提出要他出任此职，汤恩伯心中大喜过望，可是表面上又不得不略表谦逊，于是婉转地说：“如先生要我作军事上的助手，我当竭尽全力。不过老头子对孟良崮一事可能尚耿耿于怀，不见得会同意此一任命。”

陈仪说：“这事由我来办。如你同意，我即托岳军（即当时任行政院长的张群）敬之（何应钦）、吴忠信等人向老头子疏通，务必不要任命蒋铭三（鼎文）为衢州绥靖公署主任，而将此职委你担任。”

两人谈兴很浓。时间在悄悄地流逝，不知不觉间已到深夜。薄薄的春寒，使人感到几分凉意，该到休息的时候了。最后，陈仪和汤恩伯商定：陈仪向蒋介石复命，表示自己愿意接受任命，出任浙江省主席；由陈向蒋介石举荐，委汤恩伯为衢州绥靖公署主任。汤恩伯则向陈仪保证，军事上由他负责，政治上则悉听陈仪的主张，唯陈仪之马首是瞻。

过了不久，蒋经国来到上海，特地到陈仪寓所访晤。小蒋再一次转达了他父亲要陈仪出任浙江省主席的成命，并意味深长地说：“你的资望高，如果不去浙江，恐怕会引起外界的议论。”话中有话，陈仪悟出了其中包含的意味，不得不作了肯定的答复。于是，国民党行政院于6月21日的政务会议上通过决议，任命程潜为湖南省